

10.05
泗陽文史資料



第 六 輯

目 录

- 一、烈士韩恢生平史略……………储子润 整理 (1)
- 二、陶卓如先生小传……………张星烺 (33)
- 三、张星烺先生与中西交通史……………甲 凯 (35)
- 四、张相文的女儿张星华 (月烺)……………张海珊 (38)
- 五、王预君发明之教育用品……………黄昌谷 (42)
- 六、军阀混战时期的王增久博士……………王龙化 (46)
- 七、泗阳奇士王增久轶事……………庄美村 奔流整理 (51)
- 八、王大博士趣闻轶事拾零……………
……………桃源老人口述 谈嘉德 整理 (59)
- 九、王增久湖上吟诗……………
……………刘鸿元口述 庄德新记录 (62)
- 十、回忆抗战期间国民党第十军三位将领……………
……………蒋鸿熙 (64)
- 十一、记长衡会战……………杨伯琪 (79)
- 十二、“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罪行见闻……………王殿弼 (99)
- 十三、在淮泗参议会工作片断……………司锦之 (104)
- 十四、我所了解的王仪夫妇……………
……………陆秀璋回忆 张预立整理 (106)
- 十五、回忆我的父亲陈净尘……………陈同轨 (112)
- 十六、泗阳县工商联简况……………张 浩 (117)

十七、泗阳县基督教概况.....	
..... 张权、张随光供稿 徐体龙整理 (120)	
十八、洋河镇四十年纪略.....	
..... 鲍念慈原稿 庄美村整理 (125)	
十九、泗阳县城厢变迁史.....	谈嘉德 (130)
• • •	
征稿启事.....	(封三)

烈士韩恢生平史略

储子润 整理

前 言

1987年是陆军上将、烈士韩恢诞生一百周年，也是他就义殉国六十四周年。回顾他在南京中山门外的陵墓，已被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挖掘，最近在坟墓的废墟上又加盖上一座六层的教工大楼。在原籍泗阳的韩公祠和复炎公园，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烧毁一空，片瓦无存。在家的遗像·遗文·遗物，在“破四旧”运动中，被红卫兵全部焚毁无余。因此，他的永垂青史的壮烈事迹，湮没而无闻。即如最近出版的《南京简志》的名人烈士传中，也无他的名字。现在所存者，仅宁杭公路卫桥与卫岗之间的一座“烈士韩恢墓道”的牌坊而已。

在韩氏家发现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征求烈士史迹的一封信，足证陵园亦缺乏其史迹材料，而外界不实的传说，则屡见不鲜，例如有称韩恢曾把持上海青帮，一九一七年为法捕房所杀者（见《上海文史特辑》第三辑，樊嵩甫文）。有称韩恢于一九一六年成仁于南京雨花台者（见《江苏文史资料》第七辑）。亦有误称韩恢被苏督李纯捉拿殉难者（见同上选辑第十三辑）。以讹传讹，莫衷一是。南京市政协文史

办有鉴及此，特约烈士之子定国供稿澄清史实，不料定国已去世，转嘱我代为整理。我以身为江苏省文史馆员，又与韩定国在遗族学校有师生之谊，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此不揣愚陋，多方收集资料，草成兹篇，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幸我读者，指正补充。

储子润 1987年12月1日

第一 在农村中的幼年生活

烈士韩恢，字复炎。①江苏省泗阳县人。身材短小，气宇轩昂，语言讷讷，不轻出诸口，而胆识过人，不拘小节。

②他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出生于泗阳县史集乡韩圩村的贫苦农家。父母是缺少土地的贫苦农民，加之内地风气闭塞，他十岁才进本村的私塾，读了二三年的书，能背诵塾师教的《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等书本字句，但内容则不甚了解。因而不感兴趣，不循旧规，塾师责之，则笑曰：“这岂足以兴国家强种族耶？”乃辍学。

稍长，帮助父母下田劳动，凡牵牛放牧，翻土犁田，除草中耕，割麦收豆等农活，样样都做，身强力壮，成为父母种田的好助手。但是，清朝政治腐败，土豪劣绅，横行乡里，苛捐杂税，重利盘剥，使得他一家终岁勤劳，而不得温饱。在韩恢的幼小心灵中，产生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

一八九八年（韩恢十二岁），苏北、皖北、河南等地发生了小刀会等农民起义。一九〇〇年（韩恢十四岁），山东又发生了义和团起义。这些起义，都离他的家乡不远，风声所至，韩恢对于他们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在情绪上受到激动而深表同情，因而逐渐培养起他强烈的民族意识。

由于农村经济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农户破产，农民失业，迫得离乡背井，散至四方，韩恢只有铤而走险，走上揭竿斩木的一条革命道路。

注释：

①见韩定国《纪念先父韩恢烈士》一文，文中说他取名恢，字复炎，就是立志要“推翻满清，恢复炎夏”。

②见蒋作新（与韩恢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所作《韩恢》，见台北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三四九页。

第二 在新军九镇中的行伍生活

一九〇八年韩恢年二十二岁，听得南洋征兵，遂约樊炎等同伴离乡应征入伍。由泗阳南下，先到镇江，在江苏清政府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入伍。当时新军第九镇统制（相当于今日的师长）为徐绍桢。①第三十三标统带（相当于今日的团长）是赵声。②还有第三营的管带（相当于今日的营长）是冷御秋。③韩恢入伍后，随军开往南京驻防。当时革命潮流澎湃于军中，韩恢一闻其说，便欣然色喜，曰：“此真吾辈的事业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从军不久，升为下级军官——正目。能体察下情，与士兵同甘共苦，所得饷糈，除伙食

外，悉以资助贫乏无留宿者，于是军中上下皆翕然称之，在下级军官中，最得士兵敬重。

在革命同志中，与伏龙等结识，志同道合，相得益欢。日以宣传革命为事，遂为赵声所赏识，由赵声介绍加入同盟会为会员。从此遵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在新军中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共同奋斗，献身革命，直至流尽了自己的鲜血为止。

当时在三十三标任职的除赵声外，同盟会会员尚有柏文蔚、冷御秋、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林述庆、顾忠琛等革命志士，他们在南京三牌楼标本部设立俱乐部，在珍珠桥营部设立阅书报社，秘密地向士兵宣传革命的道理和组织革命团体。韩恢在他们的领导下，虚心学习，埋头苦干，不但政治上进步很快，在文化上也不断提高，为后来更好地献身革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后来三十三标的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端方所侦悉，撤销了赵声的标统职务。赵声被迫离去后，相继又撤了冷御秋三营管带之职，因此，柏文蔚、顾忠琛、熊成基、倪映典等人，见形势不妙，难于久留，相继潜逃。端方的反动行为，引起了全标士兵的不满，赵声临走时委韩恢以联络之责，于是他不顾安危，奔走相告，因之常犯军规，受到呵责。一日以私出故为队长郭某所觉，责之，韩对曰：“私出为思想耳。”问何为思想？恢说：“队长为堂堂晋东学生，尚不知有思想么？”队长无以对。他在军中行动多类此。

注释：

①新兵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省番禺县人，

辛亥革命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苏军、浙军、皖军、粤军，驱逐了张勋、冯国璋清军，光复了南京。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时，任南京卫戍总督，历任广州卫戍司令，广东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职，1936年在沪病逝，1937年春，国民政府公葬于南京东郊麒麟门内之小白龙山麓。

②九镇三十三标统带赵声，字伯先，生于一八八一年，江苏省丹徒县人。一九〇二年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次年赴日本考询军政，归国后在江阴训练新军，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为长江流域的盟主，一九一〇年往南洋各地筹措军费并任香港同盟会会长。一九一一年四月，与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失败悲愤成疾，病逝香港。

③冷御秋。一八八二年六月出生于镇江小码头。一九〇五年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后，即任新军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一九〇九年赴香港投奔赵声，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一九一一年任广西新军督编协统（即旅长）。一九一二年任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驻军徐州。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派遣南下的冯国璋、张勋部队浴血奋战，全军瓦解。二十年代与黄炎培等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一年与张澜等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五年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冷是创始人之一。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水利部部长，江苏副省长等职，一九五九年病逝。

④同盟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出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赞同，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设本部于

东京。

第三 参加黄花岗武装起义

韩恢征兵服役期满退伍，打听到赵声在香港，主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与黄兴等计划在广州大规模武装起义，于是只身南下，投奔赵声，深得赵声欢迎，说：“来得及时，正需要你”。由其介绍，得识革命首领黄兴，当时黄兴正约集同盟会骨干一百二十余人，组织先锋突击队（即敢死队）。韩恢当即欣然报名参加，于辛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自率领敢死队，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韩恢均在其中，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在海螺吹响的进军号声中，从广州小东营指挥所出发，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战斗中督署衙门的卫队负隅顽抗，革命军敢死队枪弹齐发，打死了卫队管带，攻入督署后堂，这时张鸣岐早已闻风跳墙逃走了。于是放火烧督署，又冲杀出来，刚出衙门，便与清军调来的大批援军，发生激烈的拼搏与冲杀，但是敌众我寡，不得不且战且走，黄兴、韩恢杀出重围，幸未与七十二烈士同时殉国。

孙中山先生对于黄花岗起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得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①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抑郁悲伤，感慨成疾，不治身亡。冷御秋任职广西，韩恢因广州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便

回到南京，俟机而动。

注释：

①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054页。

第四 辛亥革命充当敢死队队长

韩恢回到南京，九镇新军仍住南京城内，军中熟人很多，乃做地下工作，纠合同志，作好革命起义准备。

不久，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惟南京是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防营提督张勋等对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很有戒心。苏州独立后，张人骏下令把九镇调离南京城外六十里的秣陵关驻扎，调虎离山，免生后患。另调张勋所部江防兵入城警戒，辛亥十一月，徐绍桢新军起义，与张勋部激战于雨花台，由于新军缺乏弹药，每人只有实弹五枚，原系作打靶之用，原定上海制造局代造的步枪子弹未能如期运到，事出仓卒，揭竿而起，冲到雨花台炮台时，已经弹尽，无法再进，迫得向镇江方面退却。

韩恢探得秣陵关九镇进攻南京消息时，即率领党人，组织敢死队，被推为队长，在城内作内应，攻下模范监狱，释放囚徒，制造混乱。并出城匍匐前进，到达雨花台与新军会合，与张勋决战，个个义愤填膺，均脱光上衣，用炸弹与敌人肉搏，徒手夺得机枪二挺，但因联络中断，未能久守，韩恢随九镇部队退守镇江，是役伤亡惨重，敢死队有四十七人壮烈牺牲。

南京乃战略要地，势所必争，非攻下不足以挽救全局，第九镇失利后，上海同盟总会召开紧急会议，策动江浙各军，联合进攻，推定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战斗的计有沪军司令洪承点所部一千人，粤军统领黎天才部六百余人，苏军统领刘之洁所部三千人，浙军司令朱瑞所部三千人，镇江林述庆所部三千人，扬州徐宝山所部二千人，淮军柏文蔚所部二千人，共计一万四千多人，于是军心大振，共建光复大业。

总司令徐绍桢下总攻令，浙军向幕府山炮台进攻，粤军向乌龙山炮台进攻，苏军向雨花台炮台进攻，韩恢的敢死队即炸弹队，属于镇军林述庆指挥，但以天堡城高险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而其它各军对各炮台均胜利攻下，总司令部乃急调浙军、粤军、沪军协力助攻，彻夜血战，直到十一月三十日，天堡城始被我联军占领，并于十二月二日光复南京。

韩恢属于镇军林述庆部的敢死队长，番号是镇军北伐敢死队，围攻天堡城炮台时，与泗阳同乡施光祥等带头冲锋，身先士卒，脱光了上衣，赤膊上冲，有进无退，对攻克天堡城起了很大作用，从此在军中很负盛名。联军光复南京时，镇军都督林述庆首先入城，占领两江总督公署，当联军总部到达时，所有房屋均被镇军占用，几无立足之处，发生内部分歧，事为上海陈其美所悉，请宋教仁来宁调处，江苏都督由程德全担任，劝林述庆取消宁军都督称号，率军北伐，改任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的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取消，改设卫戍总督，由徐担任，至此大局始定。

韩恢接受北伐军总司令林述庆任命，为北伐军炸弹队司令，偕同臧再新等先行出发，挥戈于徐淮之间，连克数城，

最后抵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市）。而旧官僚蒋雁行已自称江北大都督之名宣告独立，军纪松弛，闾里骚然，群情激愤。韩乃驻军淮安，知蒋为革命障碍，欲推翻之。不久，南北和议告成，乃停止进军。

第五 二次革命中屡建战功

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于清帝退位后，让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大借外债，不断扩充其反革命武装，同年三月又刺杀宋教仁，阴谋叛国的野心路人皆知，孙先生立即主张兴师讨袁。而袁氏也打定主意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各省实力，六月袁世凯下令撤免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三省都督职务，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发动了讨袁的第二次革命。

韩恢当时即率江浙各军进攻上海制造局，未克，乃与胡侠魂等人组织铁血团，为第二次革命献身，作好实力准备。

黄兴六月到达南京，与苏督程德全共商讨袁合作事宜，程不同意，强而后可，才宣告江苏独立，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不久程借病赴沪就医，至则通电声明否认江苏独立，黄兴兴师，他并未参与，因此，内部公开分裂，黄兴势孤。而袁之北方军队冯国璋、张勋所部纷纷南下，讨袁军节节败退，黄兴被迫放弃金陵，于六月十七日起沪，南京讨袁军于是解体。

韩恢在沪闻讯顿足叹息曰：“我必恢复金陵，为黄兴继”。时何海鸣谎言能筹巨款充军需，恢信之，遂偕何海鸣至南京，至则刘传锐、蒋作新、林凯率宪兵二百人发难，迎

韩与何入都督府，再告独立讨袁，公推何海鸣为总司令，韩恢自认为副司令，张尧卿为都督，全城欢呼，恢复独立。

其实何海鸣实在不持分文，军无现粮，众失望欲散去，恢急电由商会筹给，部署始定，何又与张尧卿矛盾重重，无法统率大局。情报传来，原派北上讨袁军节节失利。徐州失守，冯国璋、张勋所率部队，已抵达下关江边，毁下关民居万余家，火光烛天，火焰落城中如雨。而此时率领一、八两师防守南京的柏文蔚部，初战失利，即亲自出走。韩恢临危受命，被推举为南京都督，召集全军官兵，慷慨陈词，历数冯、张北军奸淫烧杀抢掠暴行，声泪俱下，同仇敌忾，军心感奋，誓与北军血战到底。

冯、张北军，号称十万，来势汹汹，韩恢不畏强暴，将军队分守仪凤、神策诸门，并亲自镇守城外天堡城、雨花台要害之地，讨袁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苦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诸门失守，伤亡惨重，①北军攻入城内，大肆虏掠，韩恢杂人丛中易服遁去，幸而脱险。

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主力军就完全消失，长江各省均被袁世凯控制，对孙文、黄兴竟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孙、黄被迫流亡日本，其他革命诸将，也相率去日本或南洋，独韩居沪不肯去，告同志曰：“张、冯残忍，不除不安”。结约同志在苏北谋再举，又得各方军人支持赞助，韩恢被任命为讨袁军江北总司令，他认为南通是苏北的大门，对苏北和安徽一带军械炸药秘密的运输，必须通过南通港口运到苏北各地。于是策动南通起义，在上海的革命党人，纷纷绕道回籍，进行对南通起义的响应。韩恢又令泰兴党人肖玉书，在通、如、海、泰一带招集一个军的兵力，为战

斗部队，装备由日本人接济，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乃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清晨，韩恢偕同陈壮等从上海坐轮船到南通登陆，被该县警备队发觉，发生武装冲突，警备队立即报告城里镇守使管云臣，集合了清乡营、工商团及城区警察等一千余人，作了严密布防，而韩恢原先约好内应的李公序因不慎被捕，失去联系，因此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结果起义军从八月十八日起连续战斗了三天，就渐感不支，到八月二十日结束，向四方败退，南通起义乃宣告失败，但整个苏北各县，都异常震惊，讨袁的决心，永存民间。

南通战争失败，革命党人转向淮海一带活动。韩恢在苏北带领国民党人招抚徐州的八百多人，准备东山再起。反动势力获悉，冯国璋原派第二师抽拨一个旅外，又增兵一个团由太仓移驻南通，加强军事防备，韩恢难以下手。②袁世凯忌甚，悬十万元赏购其头，而孙先生在日本，深恐韩恢有失，毁我长城。屡电召去，韩恢乃东渡日本。

注释：

①在中山陵园内梅花房前水沟外，一九八四年发现墓碑一块，正中镌刻“癸丑战役阵亡军士纪念碑”右上刻两行小字，“自卫岗口、孝陵卫、灵谷寺、蚂蚁腰、万寿寺、紫金山大山顶、一人泉一带骸骨死棺计七百五十具，共四百七十二冢”。左下署“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吉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敬立”。碑高约1.6米，宽0.5米，癸丑战役盖即指韩恢指挥的天堡城之役也。

②凌君钰《二次革命的南通起义》载《南通文史资料》第七辑。

第六 在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在反袁斗争中，认识到过去因为同盟会国民党组织涣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但仍不知发动广大群众，单纯的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因此，虽有如韩恢那样勇敢善战，也无济于事。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先生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为要求严密组织，规定入党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的领导。许多革命党人如黄兴等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黄兴即赴美以避免纠纷）。但韩恢出于自愿，忠于革命，忠于中山先生，立即参加入党，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在决定各省市讨袁军事时，指定长江方面为陈其美，江南为吴藻华，江苏为韩恢与周应时^①。当时袁世凯也派金、蒋等至日，吸收人才，同志有被金钱官爵所引诱，相约韩恢投降者，皆被韩拒绝。其立志坚决，富贵不能淫，有如此者。

民国四年（1915年），袁氏谋称帝，胡抱一等谋取淮海，再举讨袁，计定，促韩恢回国，韩氏即别了孙中山，回到上海，任讨袁军第三军长职，设军部于上海，先遣所部师长伏龙等赴南通准备再次举行南通起义。社会谣言频起，引起南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此，江苏督军冯国璋派大军进行防御。在城内外大肆搜捕国民党人，据当时《通海新报》报导：“连日在港捕获的党人及炸弹，已有数起之多。均系暴力分子来通捣乱者，内有早经密缉的伏龙等一并在内。捕获后由警察队送往镇守使署讯问，当于昨日早晨将伏龙、沈岭南、张廷桢、赵亚杰、顾锡九、龚士方、梁峻泉、吴良臣、张同一、李子州、李武卿等十四名一并押赴刑场，

一律执行枪决”。又据同年四月二十二日北京来电，袁党以伏龙被杀，特赏出力军警银五千元和六等文虎章一枚。

韩恢知伏龙等被害，颇想率军来通为烈士雪恨报仇，但兵力单薄而敌人守备甚严，力不从心。南通大量清乡营，日夜在各港口驻查，对各旅店、酒店加强稽察。韩恢经派马龙标到通暗杀仇人，结果敌方人多势大，日夜提防，难于下手。

注释：

①见凌君钰《第二次革命的南通起义》载《南通文史资料》第七辑。

第七 在上海组织国民工党

一九一二年南北和议后，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北京临时政府代替了南京临时政府，韩恢遂退出部队，他说：“破坏已终，当谋建设，劳工乃国家元气，首当注意”。于是前往上海，与朱卓文（他在纽约时追随孙中山归国，任临时总统府庶务科长）、徐企文等组织国民工党于上海宝昌路，次年五月为袁氏所解散。

一九一五年袁氏筹备称帝，韩恢在上海恢复国民工党，与袁氏开展政治斗争，宣言曰：“余来自田野间，当谋社会革命，自今日始，仍为劳动同胞谋幸福，苟非万不得已，决不愿舍劳动同胞以自谋富贵”。其居心正大如此。①

当时工党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即今淮海路）仁和里十三号，原是韩恢岳母许张氏的一幢二层楼的房产。岳母本是经营珠宝的商人，家境比较富裕，有三女一子，韩妻

许慧贤即其次女。国民工党恢复后，就租赁了楼下一层作为总部办公活动场所，所谓租赁，其实是借用。当时经常来此活动的，计有肖芹、蒋亦鸣、胡抱一、刘百泉、范国瑞、马志侠等人。工党的秘密活动计有组织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炸毁商务印书馆、收买北洋军部队等，又在上海戈登路劳勃生路口办了一所志成公学，专收贫苦革命同志子弟入学（一九二八年王亚樵校长为纪念韩恢烈士改校名为复炎学校）。

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工党一切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其岳母深明大义，几乎倾其所有，慷慨支持其活动经费。岳母常对人说：“我婿为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危险的工作都敢去干，但是他心地善良，对同志对朋友非常义气。”所以她乐于资助，她既负担韩恢一家生活开支，又经常负担国民工党总部活动经费及工作同志的生活费用，负担过重，影响到经营的商业严重亏损，最后被法租界巡捕房宣告破产，房子封闭拍卖，岳母许张氏迁到上海八仙桥附近租了两间民房，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而毫无怨言。

例如漆业工人要求加薪举行罢工，久不解决，工人苦失业，无以为食，派代表向国民工党求助，韩恢助米八百石（旧制每石160斤），嘱曰：“汝等坐食以待，万不可作非法行为”。工人因得达到加资目的，咸感之，韩恢之米，乃取之于其岳母也，其负担之重可知，安得不破产！

一九一七年督军陆荣廷造反，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孙中山护法，率海军赴广州立元帅府，同人促恢去，未果，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又下令解散国民工党，韩叹曰：“此真不得已了”。遂去沪赴粤，在孙先生护法旗帜下效劳奔走。②